



变形记

能够真正恋爱多好，可惜可遇不可求，
年纪越大，越不易为任何事心动，
自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宠坏了自己，
泰半无望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变形记

亦舒作品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 . 亦… II . 亦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变形记 ⑱ 亦舒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/1.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9.8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那是个阴暗的星期一，下雨，行人的伞同伞打架，车子一寸一寸那样移动，都是泥泞，报贩仍然蹲在街边，身上遮一块塑胶布，伸出双臂，递报纸给路人。

这样的都会风情，曾子佳已看得憔悴。

一杯黑咖啡坐在她的喉咙，久不下咽，是今早的新闻片段吧，波兹尼亚的妇孺挤逼在联合国救援货车内逃难，十小时后抵达目的地，活人下车，死人躺在车斗底。

小孩子软软地仰着脸，看着天空，嘴巴微张，短暂的生命，小小的他还不懂控诉什么。

是这种片段叫她食不下咽。

也许，在她生命某一个阶段，保不定命运失去控制，她也会成为一个难民，没有谁可以保证这种事不会发生。

经过烟档，子佳驻足，想买一包烟重新吸，终于踌躇了，好不容易才戒掉，又吸回，太没出息了。

· 变形记 ·

可是，这样节制压抑自己，要是明天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未免不值。

是因为天阴下雨的缘故吧。

回到办公室，子佳丢下公事包，又是沉闷的一天，她叹口气，坐在桌子前。

还没抬起头，已经有人在门前张望，笑道：“曾小姐，你回来了。”

子佳看清楚，认得是老板的秘书长，噫，怎么会一大早跑到一个小经理的候客室来等。

子佳在江湖混了那么久，知道规矩，连忙招呼：“是衣莲吗？”

差些儿没说“衣莲姐姐，贵人踏贱地，有何吩咐”。

这衣莲是公司老臣子，此刻另管着四名中级秘书，手下的人马比曾子佳多，且都听话，办起事来，比子佳方便得多。

“衣莲，请坐。”

“不客气了，曾小姐，老板要见你。”

一大早九时十二分？

“我这就跟你去。”

子佳好想问是什么事，可是却把问题吞入肚皮，一则衣莲大概不便透露，二则她也不能在人前太过慌张，再者，十分钟后谜底已可揭晓，何用心急。

老板的房间在顶楼，要乘电梯上去，一路上子

佳没说什么，嘴角微微挂着一个笑容。

到了，经过走廊，大门打开，秘书室七个职员已在忙碌工作。

衣莲跑到办公桌前按下通话器，“张先生，曾小姐来了。”

子佳没料到老板张天和会亲自打开他办公室的门，满脸笑容地探望出来，“子佳，请进来。”

张天和是个英俊高大的年轻人，年纪同曾子佳差不多，不过，人如其名，他尽得天时地利人和，故此一出身就是老板，他承继了他父亲部分事业。

说起来，他与子佳还是同一间大学的管理科硕士，他是师兄，不过子佳从来不提此事。

她见过他的次数不多，今朝不知何事，他竟亲昵地叫她子佳。

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。

老板有事求她？她心头一宽，静待发展。

“子佳，喝杯茶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

“子佳，最近忙什么？”

“忙着推广我们代理的一种手表。”

“是依稀他表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知道依稀他是什么意思？”

这还难不倒子佳，她笑笑，“依稀他是巴比伦神话中的爱神。”

张天和一拍手，“好极了，子佳，我有事请你帮忙。”

子佳笑，“这是我的职责。”

张天和忽然有点尴尬，转一个身，“不，子佳，这不是公事。”

子佳扬起一条眉毛。

换了别人也许就要误会了，可是曾子佳的明敏过人，她才不会钻牛角尖。

张天和为人平易随和，虽然一味讲究吃同穿，略嫌纨绔，但人却不讨厌，他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，他肯用人，肯信人，这几年生意做得不赖。

当下只见他搔搔头皮，“子佳，一切需从头说起。”

哗，子佳立刻说：“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吧，我十点半有一个会要开。”

“呵我已吩咐衣莲替你推掉，由雷门吴替你。”

子佳斟多一杯茶，打算听他细说从前。

奇不奇。

曾子佳还满以为这个雨天会闷死她。

只听得张天和咳嗽一声，他的耳朵忽然烧红了。

咦，是什么事？子佳大奇，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缘何如此暧昧？

“子佳，家父共娶了两房妻室，一共生了四子

一女。”

怎么说到身世上去了。

“家母是正室。”

子佳听说过。

“我有一兄一弟，姨娘又生了一弟一妹。”

子佳不便置评。

“我们三兄弟当中，大哥天赐很得家父器重，弟弟天理尚在攻读博士，功课一等等，家父亦非常喜欢。

“姨娘一对子女是孪生儿，才十六岁。”

哎呀，多可爱，子佳不由得露出一丝笑容。

“他俩粉妆玉琢，冰雪聪明，家父疼爱到极点。”

子佳抬起头来。

张天和就是这点好，在他嘴里，没有坏人，没有仇恨，那样复杂的家庭背景，由他娓娓道来，居然十分正常，且父慈子孝。

他搓着手，“子佳，问题就在这里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子佳，家父挺不喜欢我。”

子佳马上说：“不会啦，你别多心。”

张天和颓然，“是真的，子佳，路人皆知，爸不喜欢我。”

他这样坚持，一定有原因。

且听他把事情讲完。

“这间金星公司，不过是家父拥有的整个宇宙机构极小部分，赚同蚀，都无所谓，他怕我无所事事，困得慌，故把我放在此地耳。”

这倒是真的，宇宙中有银河，银河系内有无数星座，每个星座又有若干太阳系，而金星，不过是我们太阳系中一枚行星，地位低微。

张天和有点沮丧，“大哥下个月要掌管英仙地产了。”

子佳悚然动容。

“他在温哥华大肆收购地皮已有五年之久，当地华侨称他为列治文王，你听过列治文区吧？”

子佳点点头，那是当地华人最喜欢聚居的地区，去年一年，地皮已涨上四十个巴仙。

“而我，我还在代理一只名不见经传的手表。”张天和一脸惆怅。

子佳却微笑，“你志不在此。”

张天和笑了，“子佳，你真聪明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子佳笑不可抑，这还看不出来？

“子佳，这件事要请你帮忙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家父下个月自旧金山返来想见我。”

子佳一怔，张凤山一年回来十多次，这有什么稀奇？

“家父想见我的女朋友。”

呵，子佳眯眯笑，关键在这里。

“子佳，你大概也知道我的女友是什么人吧。”

子佳是真的不知，故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你没听说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决非明知故问？”

“岂敢欺主。”

张天和反而松了口气。

轮到曾子佳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她叫车蓉蓉。”

子佳连忙在记忆中把这个名字搜刮一下，不，她没听过这个名字，是谁呢？

此时，张天和又替女友不值，“喏，上届香江小姐十五名人围其中一位佳丽。”

子佳笑笑，“是吗，那多好。”

张天和凝视子佳，“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”

子佳忽然与这位年轻的老板混熟了，“别多心，”她说，“况且，我想什么，一点不重要。”

“固然是，但是我父母的意见，又是否需要尊重呢？”

子佳看着他，呵，张凤山夫妇不喜欢车蓉蓉。

于是张天和烦恼了，故此把曾子佳传来，听他细诉这件心事。

子佳问：“请讲明确点。”

张天和的措辞很好，“蓉蓉她不是我父母理想中的闺秀。”

“呵。”

“我该怎么做？”

子佳说：“学你的朋友那样，把车小姐收起来，对父母阴奉阳违。”

这根本是最好的办法，不然的话，全城公子哥儿也不会紧密实施。

可是张天和摇摇头，“我考虑过了，我不想那样做。”

子佳沉默。

张天和分明系自寻烦恼。

张天和忽然向曾子佳坦白招供：“我一向只喜欢活泼美丽的女子，我不关心她有何修养、家底怎样，只要我与她在一起开心，我就爱她。”

子佳想一想，“那也很好。”她佩服张天和率直。

张天和笑，“子佳，你真是我的知音。”

子佳吁出一口气，为什么不呢，张天和根本是为享乐而来到这个世界。

他说下去：“从前我是那样，此刻我不打算改变，将来，与我结婚的，恐怕也会是同类型女子，我无意向父母隐瞒，我想他们见一见蓉蓉，好有个心理准备。”

信不信由你，子佳有点感动。

太平盛世，一个人的气节无从探测，可是张天和在这件事上对己对人对父母都想尽量做到真诚，已不容易。

子佳看看手表，他已经讲了一个小时。

“可是，”她摊摊手，“我能帮你什么忙？”

张天和擦擦掌，“子佳，你当然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曾子佳冰雪聪明，但是此刻也如堕五里雾中。

“子佳，我想介绍蓉蓉给你认识。”

啊？“为什么？”子佳想不出她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。

“子佳，我与父母的约会定在下个月十五号，我想蓉蓉跟你学习一下，你教教她应对，那么，该次聚会可以顺利进行。”

子佳睁大双眼，这家伙，真匪夷所思，竟有如此奇突构思。

子佳立刻笑笑，“不，我不能接受该项任务。”

“子佳，为期三个礼拜而已。”

“不，”子佳说，“我并非仪态专家，应对高手，事实上我对于打扮一向马马虎虎，得过且过，说话时常得罪人，你若为车小姐好，我可荐几个人给你，保证你满意。”

张天和急急说：“你听我说，子佳，我欣赏你为人真诚，姿态大方自然，我要蓉蓉学你那套。”

· 变形记 ·

噫，人谁不爱听好话，曾子佳只觉受用，是谓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

子佳语气柔顺，“张先生，你若真喜欢她，就不要改变她。”

张天和笑，“谁要改变她？我才不肯呢，我只不过请你把她略为琢磨，使蓉蓉与爸妈相见欢耳。”

子佳看着他，他很爱父母，考虑到他们的感受。

“子佳，你答允了？”

“我真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。”

“别怕，我们会一起进行该项计划。”

子佳咳嗽一声。

“呵对，该谈到条件了。”

张天和写了一个数目字，“这是三个星期的特别津贴，你因为有该项任务，额外放假。”

子佳又咳嗽一声。

张天和又说：“你此刻的办公室方向不好，对街，多烦嚣，马上搬到十二楼向海新装修的房间去吧。”

子佳的喉咙不痒了。

张天和再笑说：“不过，那房间是副总经理坐的呢，这样吧，假后，你升新职，同刘远圳一起掌管推广部。”

子佳不语。

“你可以胜任，子佳，即使你不允帮忙，最迟明年年中，这个位置也是你的，再不升你，敝公司恐怕留不住你啦。”

子佳就是欣赏张天和这个优点，他在明人跟前从不打诳话，所有牌摊在桌上，清清楚楚。

“我叫蓉蓉来见你可好？”

“你得告诉车小姐，她要听我的话。”

张天和眉开眼笑，“叫她蓉蓉得了，你不会讨厌她的。”

“我需要大量资料。”

“衣莲会满足你，她在我家做了十五年，什么事都知道。”

子佳搔搔头皮，张天和自有他的魅力，他说服力强。

“阿佳，你过来。”

阿佳？像不像司机的名字？罢罢罢，统统是张氏伙计。

“这是当日的请客名单。”

子佳一看，当场怔住，忽然明白一个真理：劳方永无办法同资方争持，逢商必奸，这话再也不错，张天和出示的名单起码有二十多名客人，而且名单抬头是张凤山伉俪结婚四十周年志庆。

子佳倒抽一口冷气，她满以为只是一家人在家吃顿饭。

“呵对，你也是该晚客人之一，”张天和笑，

“你坐我弟弟天理身边。”

他取过外套，整整领带，分明预备出去应酬。

他大力与子佳握手，“谢谢你，要什么，同衣莲说，她是管家。”

子佳想在张天和头上凿一记爆栗，可是条件是她自己答应的，还有什么话好说。

“随时与我联络。”他走了。

跟着衣莲满脸笑容进来，“曾小姐，车小姐等着见你。”

已经来了。

可见张天和十拿九稳，知道一定成功。

“请车小姐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“曾小姐，”老好人衣莲提醒她，“你的办公室在一二〇三室。”

子佳无言。

到了十二楼一看，只见所有私人物件都已经搬上来安置好，簇新房间，私人卫生间，米杏色墙壁地毯配柚木家具，全海景。

曾子佳也是人，是人就有虚荣心，把握机会早十个月搬上来也是好的。

她固然不是善男信女，可是那刘远圳又岂是慈悲为怀，全公司同事均各怀鬼胎。

子佳还没坐稳，刘远圳已经进来问好。

子佳与他寒暄数句，刘某刚欲称兄道弟，衣莲进来打断对话。

“曾小姐，车小姐来了。”

刘某立刻识趣退出。

子佳先闻到一股强烈香水味。

浓是浓，但因为是桅子花香，所以并不讨厌。

接着，人也出现了。

子佳凝神，噫，好一个艳女，高大硕健，肤光如雪，大眼睛、高鼻梁，嘴唇丰满，最难得的是眉梢眼角，并无风尘，双目中带些狐疑，似只天真的小动物，她也正打量曾子佳呢。

可是她那身打扮叫子佳倒抽一口冷气。

车蓉蓉穿一件半透明花衬衫，长袖子镶荷叶边，配条黑色喇叭裤，腰间缠着无数珠子金饰物，叮铃铛啷。

不用说，这是中了流行装束的毒，一成不易，把七十年代的服饰抄袭一遍，消化不良。

只见她梳着一个高高的鸡窝头，惟恐不够时髦。

子佳只得说：“车小姐，请坐。”

她见子佳和颜悦色，放下一颗心，笑说：“我以为你是一名老姑婆，谁知这么年轻漂亮，曾小姐，你若肯好好打扮一下，会更好看。”

子佳忍俊不住。

她想修理车蓉蓉？车蓉蓉还想改造她呢。

“天和说，请你叫我蓉蓉，我则称你曾小姐。”